

從經典符號到萬物共生 讓藝術與時代相互回應

大多數香港觀眾認識方力鈞，是從香港當代藝術館M+碩大的展廳裏，《非典》裏貌似在吶喊的光頭人群、《1995.2》那剃着光頭、穿着粉紅色襯衫的男子背影；是方力鈞標誌性的大膽色彩與荒誕空間。他精準捕捉個體在社會劇變下的幻滅與集體焦慮，在作品中人物幽默神態背後，隱藏着對歷史與災難深沉的心靈吶喊。他的作品，是屬於中國當代「玩世現實主義」的里程碑，精準捕捉了9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在經濟巨變、理想失落後的空虛、無聊與格格不入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、部分作品由受訪者提供



●方力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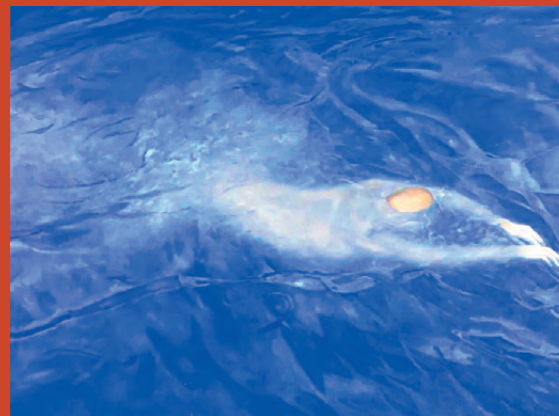
我還是喜歡面向未來



●方力鈞作品中常出現的「光頭」元素已成為其個人標誌性符號。



●方力鈞作品《2026》



●方力鈞作品有獨特的個人風格。



●方力鈞多年來持續關注海洋保護問題並將相關元素融入創作。

近十年來，方力鈞從他玩世不恭的作品中慢慢剝離，轉向更為「私人、內省且具物質性實驗」的生命跨界探索。他自己曾表示，這些轉變並非刻意追求的「風格變革」，而是隨着年齡與生命經驗增長，對人生不同階段的真實回應。在他看來，藝術從來不是藝術家的私人消遣，而是與時代深度綑綁的社會實踐。「它不是說你願意不願意，因為藝術創作本身就是一項社會性的工作，並不是一個私人的事情。」方力鈞坦言，藝術家從來無法置身時代之外，「所以從這一點上，就是你或者積極一點，參與其中，或者你是被動地捲到其中，這是你逃不掉的。」

藝術家的公共思考

早前香港藝術中心旗艦展覽「場域·碰撞·協作」中，方力鈞以作品《海洋生態系列》——分別名為《2025—2026》與《2026》參與展覽，素材來自藝術家從沙灘上收集得的海洋廢物，當中包括塑膠、纖維、金屬等材質。前者以巨幅平面（3.5 × 4.5 米）展開，猶如一幅由海洋廢棄物編織而成的當代掛毯，被海水磨蝕的塑膠浮球，嵌入漁網的柔韌網絡，在光線的折射下，構成一件具有紀念性的場域裝置。後者為球狀，方力鈞猶如將人類活動的殘餘轉化為一顆自給自足的微型天體，讓「星球」這意象由宇宙「降落」至大氣層下的人類生活，成為精神共鳴的載體。此系列延續了方氏「珠寶」系列的方法論，在多元廢棄材質中保持創作一貫性，呈現對社會發展與自然關係的深刻反思。作品在香港藝術中心入口中庭展出，藝術家如同藉此作出宣言：當代藝術最迫切的姿態，或許並非其複雜性，而是其近在咫尺，並坐落於公眾已然所在之處。

「其實這個作品的材料本身跟社會、跟公眾完全是聯繫的。無論我們在什麼地方展覽，都沒有辦法擺脫跟公眾之間的這種關係。這個作品本身不是我決定的，我撿的這些東西就是別人扔的。」方力鈞如是說。從畫室內的個人表達，到就地取材、連結大眾生活的公共創作，這次香港新作，正是他順應當代藝術生態變遷、主動建構藝術與社會關係的最佳體現。

縱然自己的經典作品長期陳列於M+、被無數觀眾熟知，方力鈞卻從未親自到館觀展，作品擺放位置、展陳方式一概不知。「展太多了，我歲數太大了，做作品太多了，但對於藝術家來講，那是過去的工作。現在還有很多事情要忙。雖然我很老了，但



●方力鈞作品

我還是喜歡面向未來。」不執着於過往榮耀、不困於經典符號，是方力鈞數十年藝術生涯最珍貴的底色。

時代給予的標籤 「先鋒」的幸運

有人說苦難是藝術的溫床，童年時的方力鈞因為「富農出身」經常在街頭被其他孩子集體毆打和排斥，他父親為了不讓他天天在外面打架、受傷，便想辦法把他「關」在屋子裏。這個單純為了「避禍」和「安全」的舉動，意外開啟了方力鈞的繪畫天賦。「光頭」這個符號，也在這樣的成長背景下出現，但「談太多了」，方力鈞會有意識去重構這個符號的意義，「他其實對我來講又是福氣，又是幸福。經過幾十年的修訂，光頭有不同的版本，我們最近的說法是，只有光頭才能夠享受到第一滴春雨。」

由此看出，從歷史背景去刻板地理解方力鈞，是不正確的。方力鈞說：「我最近在寫一段文字，寫的是在沼澤地裏面開的鮮花，很美麗，很動人，但是，它是開放在沼澤地裏的。其實觀眾看到的藝術或者是藝術家已經屏蔽了那個沼澤地，觀眾只看到了那些美麗的鮮花。作為一個實踐者可不一樣，要趟過這片沼澤，才能看到鮮花的美。」大眾往往只看見藝術家成名後的光環與作品的終極呈現，卻忽略了創作背後漫長的積澱、掙扎與自我修煉，而這段趟過「沼澤」的經歷，正是他藝術生命力的根源。

在早期，方力鈞的作品逐漸成形的過程，恐怕只是他在精神上自我解脫的方式，是他

對於童年時期某程度上的壓迫與社會發展變革的一種釋放，但這一點，早已在這近40年的時代變遷中消解了，成了他的藝術手段，也是他真實的底色。對方力鈞來說，他的作品從未脫離社會對他的影響，現階段對於公眾視野的展現也是一種從內到外的濃縮。「先鋒」與「玩世不恭」是他身上摘不下來的詞條，也是他的幸運。

縱然被冠以「中國當代藝術先鋒」的稱號，坐擁無數經典作品與國際聲譽，方力鈞卻始終將自己的成功歸結於運氣，從不誇大個人天賦與努力的絕對性。「這個是自己的運氣吧。這個就跟我們出門坐車一樣。碰巧你上了一輛又寬敞、服務又好、然後速度又快的車。」在他眼中，個人的發展從來不是單向的自我成就，而是時代機遇、環境加持與個人堅持的雙重結果，能夠站在時代的風口、擁有創作與表達的空間，已然是難得的幸運。「我是最幸運的。」他說。

福地香港 見證走向國際

1993年，方力鈞參與多場重量級展覽，包括破天荒的香港「後八九中國新藝術」展、第45屆威尼斯雙年展、柏林「中國/前衛藝術」展。從中國內地走向國際藝術市場，香港是方力鈞讓世界看見他的一個重要地點。

闊別33年再來到香港藝術中心，方力鈞直言，香港是他的藝術福地。「香港是非常重要的——一條路徑，1992年張頌仁先生來組織那個展覽的時候，無論是從學術角度、社會角度，還是從當時我的經濟的角度，都非常重要。我與張頌仁也變成了一輩子的老朋友。」三十餘年時光流轉，當年藉由香港邁向國際的年輕藝術家，如今已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標誌性人物，而這片土地帶給他的機遇與溫暖，始終未曾改變。

從1990年代初登陸香港、打開國際知名度，到如今重返香港藝術中心，帶來全新的公共生態藝術作品，方力鈞的香港藝術之旅，恰好映照了他個人創作的完整蛻變：從專注個體情緒、時代困境的私人表達，走向關注社會、自然、大眾的公共藝術，而香港包容、多元、開放的藝術氛圍，也始終見證着他的每一次突破與革新。

市場洪流與藝術生態迭代中的清醒選擇

特稿

縱然方力鈞的經典作品常年佔據藝術拍賣高價榜單，被市場視為中國當代藝術的核心IP，但他本人對藝術商業價值，始終保持着極為清醒的認知。回首創作初期，他坦言當年的年輕藝術家對市場商業規律一無所知。「剛開始的時候，我們完全不懂，不知道這個商業價值，不知道我們很有錢。」歷經數十年市場洗禮，他早已看透藝術拍賣與商業運作的本質，直言藝術家的價值從來無法用財富衡量。



●方力鈞接受訪問。

「其實一個藝術家，無論如何都不會太有錢。而且，一個藝術家的價值肯定不是用錢來衡量。因為你的工作性質就決定了。」在他看來，作品高價是市場機構的經營行為，與藝術家本身的財富積累、價值內核無關，藝術的終極意義，從來不是逐利，而是持續的表達、反思與社會連結。

面對藝術市場的洪流與職業發展的多種可能，方力鈞認為，藝術家的道路從來都是一場選擇題，而擁有選擇的權利，本身就是一種幸運。「這是一個選擇題。最慘的人呢，是沒有選擇餘地的。那麼好一些的人呢，他可以選擇自己的方向。」數十年來，他拒絕被困在「光頭符號」的商業舒適圈，執意跨界探索、深耕公共藝術、關注生態議題，正是他主動選擇的藝術道路，不隨市場逐流，不被標籤定義。

除了市場認知的清醒，方力鈞也深刻洞察當代藝術生態的巨變。對比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環境，他表示，過去的藝術家服務對象極為單一，僅局限於少數權威與貴族。「以前一個藝術家，他其實只對應極少數的藏家。比如說文藝復興的時候，波提切利、拉斐爾、米開朗基羅、達芬奇，他們對應的都

是美第奇家族或者是教皇，服務對象很簡單、很單一。」

而如今，藝術權威早已瓦解分化，單一機構、少數權威再也無法定義藝術的好壞與價值，大眾審美成為當代藝術最核心的新生力量。「現在沒有美第奇家族了，再也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決定權威，能夠定義誰是最好的、誰值得被培養，權威機構已經在分化。」傳播科技的發展，讓普通大眾擁有了藝術審美、表達與消費的權利，「我們去商場、刷視頻，點小紅心、送小禮物，都是大眾審美力量的體現，當下藝術行業的變化是顛覆性的。」

生態的巨變，也重塑了藝術家的職業屬性。方力鈞指出，當代藝術家早已脫離「獨立創作、自我表達」的單一維度，必須學會處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。「藝術家不再只需要經營好自己，更要釐清藝術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。從一個以經營個人為核心的職業，變成必須主動和社會建立連結的工作，這已經是當下藝術行業的常態，而非未來的趨勢。」

與此同時，他敏銳察覺到精英圈子化藝術的局限性。部分藝術家固守精英視角、困在小眾圈子裏自我陶醉，最終只會逐漸失去社會話語權與影響力。

「越是圈子化的構造，藝術在社會中的重要性、影響力就越來越萎縮，不再擁有殿堂級的話語權。」真正的當代藝術，從不是小眾的孤芳自賞，而是扎根社會、回應大眾、對接時代的真實創作。

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審美與藝術環境，方力鈞始終保持謙卑與包容。他坦言，藝術家從沒有指責時代、苛責大眾的資格，唯有適應與回應。「我覺得這是很幸福的。如果全世界只有那一兩個人說了算，想要接近他們、獲得認可太難了。我們只有適應這個社會的資格，沒有指責這個社會的權利和資格。」

「因為你沒有選擇。以前的那種現實狀況也不是你喜歡不喜歡就能夠改變的，那麼今天的現狀也不是你喜歡不喜歡就可以改變。」順應時代、扎根現實、擁抱變化，不困於過往榮耀、不執於固有風格、不迷於市場洪流。從經典的「光頭符號」到溫柔的海洋生態創作，從個體的時代吶喊到公共的社會思考，方力鈞用數十年的創作歷程，詮釋了一位中國當代先鋒藝術家的自省、堅守與革新，也讓世界看見，中國當代藝術從未止步，始終生長、始終向前。